

散文

上津湖畔的驯鸟人

□ 何宗贵

石首上津湖,俗有“九十九道湾,九十九个汉”之称,湖泊总占地面积近十九平方千米。我是六零后,出生在上津湖畔的蒋家冲村。我从小,热爱水,依恋水,水就是我乡土生活的主线与记忆的闸门。一触碰,必涌泉。瞧,万顷的上津湖是天空高挂的蓝携手白云在水中倒影,微风吹起了满湖的褶皱后,再将它变成无数反光的棱镜,一荡一漾,斑斓且韵致;肥厚鲜美的鱼虾、河蚌,找到了在此栖居的密码;还有荷、莲、芡实,在水中踮跹的身姿,让人浮想联翩。

我的姨父,一个普通而又特殊的驯鸟(鸬鹚)人。姨父姓谢,家住石首市高基庙镇打鼓台村,以饲养鸬鹚或捕鱼为业,系祖传的技艺。鸬鹚,又名鱼鹰,是一种大型的水鸟。其实,人类在漫长的生活与进化中,就发明了各类捕鱼的工具与方法,人类是何时驯化鸟类来捕鱼,有些难以考究。

我小时候,上津湖的水域面积要比现在大得多。在此捕鱼的应该有好几家。那时的我,只知道姨父的生活与我们大不雷同。

一九七三年的暑期,刚满十二岁的我,小升初。某天,姨父赶(吆喝)着一群鸬鹚,在我家附近的湖里来捕鱼。母亲一再交待我,没事可以到湖边找姨父玩,其目的是好跟姨父送饭与跑腿之类的事。不待母亲说完,我全不顾赤脚在地上的“喔”(烫)人,拔腿就冲出了母亲的视线,跑到湖边。远远地,就看见姨父在湖上操练着他的“军队”。一米七八高的姨父,斗笠,汗珠子,平角短裤,露出的肤色几乎是清一色古铜般的黝黑。人近中年的姨父,身体健康且匀称,此景,让我联想到姨父像古代的侠客,不同的是姨父手里不握兵器,而是凭一根竹杆就可水上驰骋。此刻,他正忙得不可开交,对于我的来到与招呼,背身一句,说,三儿,你先等下!算是应了我。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观看姨父的“士兵”汇演。只见,这些一身黑里透着锃亮绿的家伙,一张鱼叉嘴,大碧眼珠。想不到看外表尽是凶残与恐怖类的家伙,却在姨父指挥下,显得无比忠诚又乖巧。它们一会钻入水底,一会窜出水面来献“殷勤”,将叼的鱼献给主人;姨父则要收鱼与打赏(用小鱼虾换回上的大鱼)。重复中,忙不停。

此时,我坐在岸上,托腮帮鼓,看的人迷不说,满脑子也在高速运转。我不关心姨父共抓了多少条鱼,而想,为什么一只只鸟就这么听主人的指挥呢?

终于等到姨父上岸小憩的片刻。他爱抽烟,需要上岸来“吞云吐雾”。此时的鸬鹚,也懂得停止水里的动作,不再追赶那些可爱的鱼儿,纷纷上船,站到船头的竹杆上,亮起翅膀,脖子再“一抖、一咕”地晒起了太阳。

姨父见我一把抱在他宽广的怀里说,三儿,你在想什么呢?太阳大,要坐到阴凉的地方呀!我回答道,我就搞不懂,那鸬鹚为什么就听你的话,我能做到吗?姨父一声长叹说,娃儿,一言难尽啊!

姨父见我兴趣盎然,就将我抱上小船。小船很小,是两条斗式的小木船,两条船的船舷与船舱之间用放上一块宽宽的木板相连。他需要站在木板上,两脚使劲地抖动着小船,抖起的浪花“哗哗”作响。不待他一声“啾啾”,这些鸬鹚早就自觉地跳入水中。细看姨父手中的竹杆,一头有个小勾子,待鸬鹚叼到鱼后,就用此勾勾住鸬鹚脚上的一根带环扣的布条,拽回船上,取鱼换小,反复来回。一番操作,姨父都得心应手与娴熟自如。

“鱼在水里游,云在天上飘。”这是当时的写

真。连体船、两人、几只鸬鹚,正在偌大的上津湖怀里,尽情地享受劳作的乐趣。此时的我,早忘记自己是站在小小的斗室里,双手不停地为姨父拍掌。不料,自己侧身一个失势,“咕咚”掉入湖里,姨父赶忙用竹杆带勾的一头,勾起我的衣角,将我拉出水面,再单手将我提在空中,并不忘打趣地说,这下发财了,今天还勾到个儿子!

在津南中学上初中,这里是我家到姨父家折中的位置。姨父曾告诉我,欢迎随时来家看鸬鹚。这样,逢周末或节假日,我非必要不回家,大部分时间跑姨父家去。有了对鸬鹚的好奇与兴趣后,再到他家时,一看傻眼,他家何止这些,房前屋后还养着好多呢!有大的,有小的,有蓝眼的,有黑眼的,五花八门。这时,才知道姨父是个很了不起的驯鸟(鸬鹚)人。

那时,我的书包也带家庭作业,最长时徒步也要二十多里,这些根本都不叫累。随着上姨父家次数渐多,加之姨父自家小孩没有一个对鸬鹚感兴趣的。姨父更视我如己出,对于我所有的提问,倾囊相授,不厌其烦地解答。每每见面,总有说不出的亲切与话题。我喜欢听姨父讲,我更喜欢与姨父相处的这种感觉。累了,就往鸬鹚旁边支一张竹床,爷俩挤一挤,休息!姨父曾好奇地说,你们爷俩在外面睡,蚊子咬不?我说,还好,姨爷抽烟时那股烟臭味把蚊子都熏跑了。

近两年的接触,姨父将养鸬鹚的过程,基本聊个够。从鸬鹚的出壳、驯化,再到交给客户手上等等。深入了解后,才知道姨父养鸬鹚的艰难与辛苦。心想,也不知是哪个朝代的高人,把原本野性十足的动物驯化成为人类服务的好“伙伴”。

鸬鹚产蛋期,正是蚕豆、黑梅子收获时,天气不冷不热。一只母鸬鹚第一期产蛋约十五至二十枚。有的会多一点。它产的再多,主人也会控制在二十枚就来“抱窝”的。鸬鹚抱窝时,爱清静,窝与窝之间,一定要相隔五到十米的距离。鸬鹚,有灵性,从产第一只蛋始,就会认窝。以后,也会按时在窝里产蛋。它还会挑蛋,从很多蛋中挑出不是自己的蛋。相隔十米的原因,就是怕它下窝休息,归窝上错窝。如果上错窝,后果就惨了,它会将别个窝里的二十枚蛋在顷刻之间给啄破。同时,为防止它产蛋过多,还必须人为的去控制节奏。即从第五个起,就采取留五捡五的办法,也就是说见窝里有个十枚时给它掏出五个来,并记住是哪天窝的,是那个窝里捡的,登记入册。这样的工作还必须每天进行,要清点每窝的蛋数。如果遇到某窝连续两天不见新生蛋,且它扒窝不下来走动,那说明这只鸬鹚产蛋结束了,下步可抱窝了。在决定它抱窝时,还要将它前后所产的蛋,一并筛选,尽量除掉先产的或没受精的,控制每窝二十枚蛋(蛋小的一窝也只放二十枚)。正式抱窝后,每周还要筛选一次,基本上每窝筛选四五次才能定型。分享第四期筛选的方法,用水,取盆温水,将鸬鹚胎蛋置于水中观察。即当听到外界响动时,蛋在水中晃动的,则继续抱窝;如果见到不晃动的蛋,按蛋在水中沉浮的高度来选,小头朝上,且浮出水面越高,

则证明它是坏蛋,就别除。

母鸬鹚抱窝后,它一般五天内是不吃不喝。主人必须强迫将它硬拽下窝,让它吃食喝水。这是鸬鹚抱窝的护理期。如果主人一次抱个八窝十窝的,则每天都要忙的不亦乐乎。抱个:鸡儿鸡,二十一。鸭儿鸭,二十八。这可怪物孵化期就用时近四十天,从破壳到成年鸬鹚,整个过程更不能小觑。这比照顾“月子”还麻烦。

当初出的鸬鹚小仔在窝里“叽叽喳喳”时,姨父的高兴劲无以言表。这时的姨父必定会搞劳下自己,炒上几道菜,咕一瓶酒,美美的撮上一顿。姨父平时的禁酒令,也失去了往日的效果。吃得好,他直接东一句,西一句地唱起跑调的花鼓戏来。其中有句唱词是这样的:“托生不做鸡,不做鸭,做个鸬鹚有鱼吃(吃)。”在我看来,此时的姨父,有放开身心的愉悦,也有一道神性且令人感动的光。

出壳后的鸬鹚跟鸭子一样,别看它在蛋里金贵,饲养与料理还是很方便的。头三四天,只用干荷叶当茶叶烧开水,待凉后让它去喝,喝不下的就人工灌入。一星期后,才开始上食。初次进食的鸬鹚仔,吃食也简单,小米拌黄鳝鱼,用人工一勺勺灌入。因为它的嘴,出生就是鹰勾嘴,上嘴壳勾,下嘴壳短平,比爆牙的人还难看。身上的小绒毛里也是透着阴森的黑,样子丑陋无比。初期人工喂食鸬鹚仔,一点也不好玩。因它脖子充血红润,细皮嫩肉,耷拉巴叽的,灌进去的食物又很难进入胃囊,用时会比较长。见姨夫较忙,我也帮着喂灌,抓一坨食物就往它嘴里塞,拿没削的铅笔使劲往它喉咙里面捅。姨父看到也不多说,并点赞道,捅死它,都捅死夹卵(其实是捅不死它的!)随着它的胃口变大,食物也在不断的增多和变化,从小米拌黄鳝血到豆类参合小虾小蟹,最后脱离粮食类,喂鱼虾蚌壳类时,鸬鹚仔就快满月了,毛也稀稀拉拉的长粗、长长,也开始学会攻击人了。

当然,整个过程必须要专人专管,要与它们建立感情。鸬鹚天生就是肉食动物,与鱼类是“仇家”,而且喂食的小鱼小虾一定要是活物。这点难不到姨父,他在自家门前的池塘里设下“迷魂”阵。迷魂阵的威力好大。遇上雨天,收获更丰。

起鱼一般选择在早晨。天不亮,姨父会用手掌轻拍我的屁股,叫醒贪睡的我。说,三儿,起鱼去!我一个鲤鱼打挺,起床,连鞋都不穿,光着脚丫跟了他。待把早晨起的鱼儿倒入到一个大大的盆中时,还打瞌睡的小鸬鹚,立马沸腾。眼瞧着活蹦乱跳的小鸬鹚,姨父脸上立刻荡漾起幸福的泪花,仿佛在对这群“儿女”们,说,吃吧,吃吧,还有呢!当一阵风卷残云与抢食后,姨父再抖下鱼网袋子,唉!说是这么说,还有个屁的鱼……

嗯,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仿佛永远也喂不饱。紧接着就开始“分水”(行话)训练了,即把混水鸬鹚和清水鸬鹚分开养。俗语:鸬鹚一群,七清三混。混水鸬鹚比清水鸬鹚要金贵得多。一九七三年时,一只成年的清水鸬鹚只卖六百多,

但一只混水鸬鹚可卖八百,接近一万斤稻谷的价格了。姨父长年以一亩田的稻田分两块,一半驯养清水,一半养混水。中间不用隔开;训练两地的鸬鹚可任意跳进跳出,一来培养它们团结互助的氛围,二来培养将来能混清两用的全能型。水位的深浅,视情况调段位。

也许有人会问,在一九七几年或更早,我姨父不用出工吗?把村里的田挖坏了怎么办?看君有所不知,我姨父是世代驯鸬鹚,虽没出工,但对集体贡献也不少,一天按一块五上交给集体,按当时经济水平已经很高了。当然,集体也按出强壮劳力给予记工分,参加分粮和年底分红。我姨父的身体长期不好,家里四个子女且个个要读书,一家的生活开支与人情往来,全部靠姨父一个人的辛劳换来的。换句话来形容,在六七十年代“道人桥”的人,往上一瞧,就可看到一幢盖着小黑瓦的木架子屋,全村唯一,就是我姨父的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鸬鹚也在慢慢的长大了。待七八月份的时候,天气闷热又潮湿,这是鸬鹚一生中最危险的时期。这时的鸬鹚也喜欢扎堆,必须人为的几只或十只的隔开,防拥挤出意外。还有,防蚊子的叮咬是关键,别看它毛茸茸的,可从脖子到头上那段羽毛特难长齐全,光秃秃的脖子正好利于蚊子的进攻。咬上,轻者起包,重者感染或死掉。那怕是全身毛都长齐的成年鸬鹚,防蚊是看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姨父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住宿条件与灭蚊技术不发达的年代,姨父只好白天休息,晚上守着鸬鹚,点香驱蚊,每晚都接受香火的熏烤与缠绕。熬夜辛苦时,姨父会备点薄荷,鱼干,用枯蚕豆炒后用水一浸,再放点油盐回下锅,当地戏称的“野鸭子”。就这样,有一口,没一口的,打发到天亮。

入秋后,鸬鹚基本上也长大了。长大后的鸬鹚,喜欢找阴凉的地方独处。但凡在自己的领地,有好奇心十足且向自己靠近的鸬鹚,它必定会抖动翅膀,双方一场恶战,在所难免。需要人工干预,将它们挑开。这个时段的鸬鹚,不求它捉鱼,也难得去管它吃食需求了,能供它一日三餐吃饱就行了。

俗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近成年的鸬鹚,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战呀!问题是:它们什么时候是接近实战呀?答案:等。

等它们可以下湖驯化的最佳时机的来临。当鸬鹚歇在竹杆上,或看到平常它们上食的水塘里面,偶尔没吃完的鱼在游动时,马上扑腾下去捉鱼的时候,就说明下湖驯化时机到了。如果看到几只鸬鹚合伙去捉条大鱼时,说明它们具备了初级的战斗力,术语叫“开堂”或“见红”。随着人与鸬鹚相处的时间越久,感情也会越深厚。此时的姨父,脸上又会露出久违的笑容。

姨父驯化清水鸬鹚就在上津湖。每天,天没放亮,姨父就得用竹杆去挑这些鸬鹚下湖。鸬鹚个头大,走路又慢,又不会飞,一趟最多能挑十多只。鸬鹚只认熟人,有时需要挑

几趟。幸亏湖边离家很近。晚归时,也是挑回家。白天的训练,姨父脚踏船底,发出有节奏的咯吱声,手中的篙子头上钉着块小小木板,拍击水面,口中发出“哦哦”的吆喝声,强迫它们钻进水底去抓鱼。

每次训练以一小时为一节段,待一个小时过后,再一只只挑上船来休息。有的鸬鹚还会像跟屁虫一样,绕着姨父的船不肯游离出去。对于今天不肯下水的鸬鹚,晚上回去就不再上食,采取“吃饱该你,吃不饱饿整晚”的策略。待第二天,那些肚饿了鸬鹚抓鱼时就会格外卖力。

这样的训练方法很好,一来消磨了鸬鹚的懒惰,二来鸬鹚抓鱼的技术就会越来越精,鱼也会越抓越大。在实战训练中,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当看到鸬鹚抓了条大鱼咽不下去时,它怕呛水,必定会浮出水面。这时,姨父就会传授第二种口令,口中发出惊讶式的“讶讶”声,给它助威和壮胆,来激起它的斗志。

俗话说:狗仗人势,鸬鹚也有仗人势的来由。当它自认为奈何不了大鱼时,会游到船边,求主人帮忙。这时,姨父再用竹杆上的勾子,勾住它脚上的布环,一把给拽过来,再利索地用小鱼换大鱼。在实战训练中,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当看到鸬鹚抓了条大鱼咽不下去时,它怕呛水,必定会浮出水面。这时,姨父就会传授第二种口令,口中发出惊讶式的“讶讶”声,给它助威和壮胆,来激起它的斗志。

相较于驯化清水鸬鹚在就近的湖泊,混水鸬鹚则要到长江那里去。每到这时,姨父则会叫上几个人,租台拖拉机,背上锅灶,来到石首外堤的原长江旅社那里。那里滩坡大,有个回流湾,冬天江水浅,吃住都在江边。那可真是个难熬的时间与地方呀!虽与热闹非凡的市井近在咫尺,可就是不能离开半步。遇风雪交加,条件更艰苦,可用饥寒交迫来形容;每到这个时期,姨父必定会瘦下十多斤。

无论是清水鸬鹚,还是混水鸬鹚,它们对气温都很敏感的。比如,三伏,白天气温有近三四十度,晚上回凉,气温只有二十多度;所以,养在家里的鸬鹚白天喜独立,晚上则喜欢扎堆来取暖。大暑,鸬鹚抓鱼要控制在两小时内,就要将它们挑上来晒太阳;否则,鸬鹚会感冒,感冒的后果是难预料的。而冬季,由于户外温度与水温接近,注意事项要少些。

待来年开春时,姨父就拖家带口的下洞庭湖,这里是集清混两水如一体的大型湖泊,也是成年鸬鹚销售的交易旺地。每年,他带五十多只鸬鹚出门,回来时两手空空,除了口袋里装的人民币外,连锅灶盆子都会扔了。至今,忘不了姨父归来的神态与表情,这也是一个驯鸟人至高荣耀的时刻。那时,姨父必会为自己买上一挂最大的鞭炮,从道人桥开始,一直放到家门口。同时,村里书记、生产队长及队委成员等,早已煮酒在家中等待着姨父一帮人的归来,他顺便向生产队上交了今年的“副业”款。酒席间,村里再提出了下一年款项的时候,在姨父嘴里早已归纳成两个字:好说,好说。

在与姨父相处的时间里,我也忘不了曾开玩笑的问话,姨父,您想过没有,有一天再也不能与这些鸬鹚相处?姨父从不直面回答这些问题,从他转身的背影里,我留有这样的影像,有:叹气、摇头、抽烟、喝酒、唱歌……

历史滚滚向前发展的同时,带走和带来了很多东西,可它带不走我对往事的探探与情感的记忆。我时常在泪花翻滚里想起:姨父、驯鸟人、上津湖、还有我的故乡。

春风十里不及我想您(外二首)

□ 严奉华

故乡的三月,桃花近尾声,
倒是心疾那几瓣红
春天是很浓的,谁也别想独占我的乡恋

上津湖的水,回味有甘,可煮饭、沏茶
用来化解逼逼的骨头,吞服某年、某事

思念打结于老屋的堂前,农人事前
要卜卜、祷告,父亲不落俗套
只会争朝暮,合着春色吹唱耕牛

春雨料峭与不及防,让雨水在回堤上浇灌,
也浇灌着年幼的我
“一定要赶在雨势前,将父亲的雨具送达。”

离乡远行多年,徒留乡下的老槐树和母亲
怀念父亲的日子
就像修饰了的春天,那么深……

思乡帖

给乡愁回封信
拿弯月作笔,上津湖的水着墨
铺开信笺,给开头顶几分自留地
按父母念词,有序耕种

湖北鄂南的地貌,乡风民俗不少
玩草把子龙、唱花鼓戏、打跳三鼓
如果偃音太重
字不达意,注音也行

红白事,往来人情,邻里长幼,唠嗑
粮食、飞鸟、走兽、湖中特产,关注

还要模仿每位读信人的
语气、神态、反复,以防梦中
有人惊醒、哭泣

恨缘轻,
摇梦断肠愁。

闻青鸟,
天堂何处,
谁拜仙舟!

叫母亲,好痛

在你的心里,一直
收藏着父亲瘦骨的远方
说走就走,一切没有征兆
隐忍的痛楚与养育之情
蒙蔽了所有的单纯与警惕
万箭穿心,遗憾将愿望
撕咬成七零八落

秋雨淅沥,一首宋词
被风吹进灵堂,婉约与哀伤
点燃一注清香,拉扯灵魂
与情感的距离,定格的微笑
拧不干悲泪和两眼婆娑
锣鼓与喇叭有如鬼哭狼嚎
正掠走爱与被爱

你莫走,哭泣与无语凝噎
再也唤不醒沉睡的唠叨

署名处,粗笔加重,要超出所有的念想

余生,我愿缩小自己

秋风吹,茅草黄
芦苇花飞扬
荆江大堤,故道旁

端详于斑驳的老屋的门前,
和老人同泯杯中的酒,溢出体内的余生
湖面跟着时令与心事,退了一圈又一圈
鱼群早被煮熟的香熏作四处窜散

此刻所有宏大的叙事与抒情
都无法赶走我身上的硬伤
也无法绕开我对故乡的念想

余生,我不想成为诗人
一个把身份丢在春天里的诗人

余生,我愿缩小自己,做生活家
活在有季节走动的供词里!

躯体、冷冻、焚烧、骨架
还有善良无悔一起碾碎
装进用花岗石雕刻的空间里
装进撕心裂肺

一艘船,在暮霭中启航
驶向扑朔迷离,彼岸花
并不浪漫,匆匆赶去的真实
在海市蜃楼中迷失
没有了黄陵街的牵挂,和
陈家湖的一泓清澈,天堂
未必就是最美的风景

今天,我没有了母亲

哭我弟刘祥

迷雾惊尘锁城廓,
一言成激惹清波。
英年折戟沉沙土,
壮志不甘愁奈何。

半辈颠离居居所,
一生穷困苦当歌。
列巴潭水深千尺,
不及倾盆泪雨沱。

清明寄思(三首)

□ 野树

思父

饮深霖朝雨溢心渊,
衾枕裹寒秋。
冷霜风凄凄,
倚栏蝉悒,
难解残忧。

一纸伤怀凝噎,
思念奋无休。
唯有拳拳泪,
无语清流。

不忍乘风归去,
漫烈巴山水,
悲怆难收。
叹一生清苦,
福浅奈何求。

积思重,
酒觞凭寄,



绣林

飘香浮动 美术 王秋萍